

南北史合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五十五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四十四

南史五十五

梁簡文帝諸子 大訓刪 孝元帝諸子

簡文二十子王皇后生哀太子大器南郡王大連陳淑
容生尋陽王大心左夫人生南海王大臨及安陸王大
春謝夫人生劉陽公大雅張夫人生新興王大莊包昭

華生西陽王大鈞范夫人生武寧王大咸褚脩華生建平王大球陳夫人生義安王大昕朱夫人生綏建王大摯其臨川王大款桂陽王大成汝南王大封樂良王大圜並不知母氏潘美人生皇子大訓早亡無封餘不知不載

哀太子大器字仁宗簡文嫡長子中大通三年封宣城郡王太清二年十月侯景寇建鄴勅太子為臺內大都督三年五月簡文即位六月癸酉立為皇太子大寶二

年八月景廢簡文將害太子時景黨稱命召之太子方講老子將下牀刑人掩至太子顏色不變徐曰久知此事嗟其晚耳刑者將以衣帶絞之太子曰此不能見殺乃指取繫帳竿下繩絞之遂絕時年二十八太子性寬和兼神明端凝在賊中每不屈意左右竊問故答曰賊若未須見殺雖復陵傲呵叱終不敢害若見害時至雖一日百拜無益於死問者又曰官今憂逼而神貌怡然未喻此意答曰吾自度死必在賊前若諸叔外來平夸

羯寇必前見殺然後就死若遂開拓上流必先見殺後
取富貴何能以無益之愁橫憂必死之命耶初景之西
上携太子同行及敗歸舟往往相失太子所乘舟入樅
陽浦舟中腹心並勸因此入北太子曰自國家喪敗志
不圖生主上蒙塵寧忍遠離吾今若去乃是叛父非謂
避賊天下豈有無父之國便涕泗嗚咽命即前進賊以
太子有跽度每憚之恐為後患故先及禍承聖元年四
月追謚哀太子祔太廟陰室

尋陽王大心字仁恕簡文第二子幼聰朗善屬文

三國典畧曰大心小名英童與大器年俱十歲並能
屬文嘗雪朝入見武帝帝詠雪令二童各和並援筆
立成 梁簡文集載成大心書曰汝年幼乏學可久
可大其惟學與面牆而立吾所不取立身之道與文
章異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

中大通四年以皇孫封當陽縣公大同元年為都督郢
州刺史時年十三簡文以其幼戒之曰事無大小悉委

行事大心雖不親州務發言合理衆皆驚服太清元年
為雲麾將軍江州刺史貪冒財賄不能綏民二年侯景
寇都大心招集士卒與上流諸軍赴援官闕三年臺城
陷上甲侯蕭韶南奔宣密詔加散騎常侍進號平南將
軍大寶元年封尋陽王初厯陽太守莊鐵以城降侯景
既而又奉其母來奔大心以鐵舊將厚為其禮軍旅之
事悉委之以為豫章內史景數遣軍西上寇抄大心輒
令鐵擊破之擒其將趙加婁賊不能進時鄱陽王範率

衆棄合肥屯于柵口待援兵摠集欲俱進大心聞之遣
要範西上以湓城處之康饋甚厚欲與戮力除難會鐵
據豫章反大心令中兵參軍章約討之鐵敗乞降鄱陽
世子嗣先與鐵善謂範曰昔與鐵游處其人才畧從橫
若降江州必不全其首領嗣請援之乃遣將侯瑱救鐵
夜破章約等營大心大惧於是二藩釁起景將任約畧
地至湓城太心遣司馬章質拒戰敗績時帳下猶有勇
士千餘人咸說曰既無糧儲難以守固若輕騎往建州

金史曰人
以圖後舉策之上也其母陳淑容不從

梁書載淑容言曰汝久違二宮不思拜謁闕廷且吾
已老乃欲遠涉險阻豈謂孝子吾不從

撫胸慟哭大心乃止遂與約和二年將遇害遶牀謂賊
廂公王僧貴曰我以全州歸命何忍相苦乃見射而殞
臨川王大款字仁師簡文第三子初封石城縣公位中
書侍郎太清三年簡文即位封江夏郡王大寶元年奔
江陵湘東王承制改封臨川王魏克江陵遇害

南海王大臨字仁宣簡文帝第四子大同二年封寧國
縣公少敏慧年十一遭左夫人憂哭泣毀瘠以孝聞後
入國學明經射策甲科再遷給事黃門十一年為長兼
侍中出為琅邪彭城二郡太守侯景亂屯端門都督城
南諸軍事

冊府元龜曰時議者皆勸收外財物擬償賞賜大臨
獨曰物乃賞士而牛可槁軍命取牛得千餘城內賴
以享士

大寶元年封南海郡王出為都督東揚州刺史又除吳郡太守時張彪起義會稽吳人陸令公潁州庾孟卿等勸大臨投之大臨曰彪若成功不藉我力如其撓敗以我說馬不可往也二年遇害

南郡王大連字仁靖簡文第五子少俊爽能屬文舉止風流雅有巧思妙達音樂兼善丹青大同二年封臨城縣公七年與兄大臨俱入國學並射策甲科皆拜中書侍郎十年武帝幸朱方大連大臨並從帝問曰汝等習

騎否對曰臣等未奉詔不敢輒習敕令給馬試之大連
兄弟據鞍往還各得馳驟之節帝大說即賜所乘馬及
為啟謝辭又甚美帝他日謂簡文曰昨見大臨大連風
韻可愛足慰吾老年累遣侍中太清元年出為東揚州
刺史侯景入寇建鄴大年率衆四萬來赴及臺城沒援
軍散還東揚州會稽豐沃糧伏山積東山憊景苛虐咸
樂為用而大連恒沈湎於酒宋子仙攻之大連棄城走
追乃於信安縣大連猶醉弗之覺三吳悉為賊有大寶

元年封南郡王賊遣將趙伯超劉神茂來攻大連專委部將留異以城應賊大連走為賊所獲

資治通鑑曰異為子仙卿導追而報之送建康帝聞之引帷自蔽掩面而泣

侯景以為江州刺史

梁書曰大連既迫賊手恒思逃逸乃與賊約曰軍民之事吾皆不與侯我存亡但聽鍾響欲罕與相見因得亡賊亦信之事未果

二年遇害

安陸王大春字仁經簡文第六子少博涉書記善吹笙
天性孝謹體貌瓌偉腰帶十圍大同六年封西豐縣侯
後為寧遠將軍知石頭戍軍事侯景內寇大春奔京口
隨邵陵王綸入援戰於鍾山軍敗肥大不能行為賊所
獲大寶元年封安陸郡王出為東揚州刺史二年遇害
桂陽王大成字仁和簡文第八子初封新塗公太清三
年簡文即位封山陽王大寶元年奔江陵湘東王繹承

制改封桂陽王大成性甚兇麤兼便弓馬至江陵被甲
夜出人謂為刼斫之遂失髻魏克江陵遇害

汝南王大封字仁叔簡文第九子初封臨汝公太清三
年簡文即位封宜都郡王大寶元年奔江陵湘東王承
制封汝南王魏克江陵遇害

愚按北史云大封同弟大圜充使西魏周保定中封
晉陵縣公此云二年遇害大誤

瀏陽公大雅字仁風簡文帝十二子大同九年封瀏陽

縣公少聰警美姿儀特為武帝所愛臺城陷大雅猶命
左右格戰賊至漸衆乃自縊而下發憤感疾薨

新興王大莊字仁禮簡文第十三子性躁動大同元年
封高唐縣公大寶元年封新興郡王位南徐州刺史二
年遇害

西陽王大鈞字仁博簡文第十四子性厚重不妄戲弄
年七歲武帝嘗問讀何書對曰學詩因令誦誦即誦周
南音韻清雅帝重之因賜王羲之書一卷大寶元年封

欽定四庫全書

西陽郡王位丹陽尹二年監揚州遇害

武寧王大威字仁容簡文帝十五子美風儀眉如畫大寶元年封武寧郡王二年為丹陽尹遇害

建平王大球字仁玉簡文帝十七子大寶元年封建平郡王二年侯景圍臺城遇害

義安王大昕字仁朗簡文帝第十八子年四歲母陳夫人卒哀毀若成人晨夕涕泣目為之傷及武帝崩大昕奉慰簡文鳴噓不自勝左右莫不掩泣大寶元年封義

安郡王二年遇害

綏建王大擘字仁瑛簡文帝十九子幼雄壯有膽氣及
臺城陷乃歎曰大丈夫會當滅虜媼媼驚掩其口曰勿
妄禍將及大擘笑曰禍至非由此大寶元年封二年遇
害

樂良王大圍簡文第二十子大寶元年封後入周仕隋
位內史侍郎

孝元帝諸子徐妃生忠烈世子方等王貴嬪生貞惠世

子方諸始安王方略袁貴人生愍懷太子方矩夏貴妃
生敬皇帝餘不顯

忠烈世子方等字實相孝元長子少聰敏有俊才善騎
射尤長巧思性愛林泉特好散逸嘗著論曰人生處世
如白駒過隙耳一壺之酒足以養性一簞之食足以怡
形生在蒿蓬死葬溝壑瓦棺石椁何以異茲吾嘗夢為
魚因化為鳥方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類
吾不及魚鳥遠矣故魚鳥飛浮任其志性吾之進退恒

在掌握舉首懼觸搖足恐墮若吾得與魚鳥同遊去人間如脫屣耳初徐妃以妬失寵方諸母王氏以治容倖嬖及王夫人終孝元歸咎徐妃方等意不自安孝元聞之又惡方等方等益懼故述此論申志時武帝年高欲見諸王長子孝元遣方等方等欣然升舟冀免憂辱行至繇水遇侯景亂孝元召之方等啟曰昔申生不愛其死方等豈顧其死孝元省書歎息知無還意乃配步騎一萬使授臺城賊每來攻方等必身當矢石城陷方等

歸荊州收集士馬甚得衆和孝元始歎其能方等又勸脩築城柵以備不虞既成樓雉相望周回七十餘里孝元觀之甚說入謂徐妃曰若更有子如此吾復何憂徐妃不答垂泣而退孝元忿之因疏其穢行勝於大閹方等入見益自危時河東王譽為湘州刺史不受令方等求征之孝元謂曰汝有水厄深宜慎之拜為都督令南討方等臨行謂所親曰吾此段出征必死無二死而獲所吾豈愛生及至麻溪軍敗溺死求屍不得孝元聞之

喜不以為戚後追思其才贈侍中中軍將軍揚州刺史
謚忠壯世子并招魂葬之

顏氏家訓曰元帝在江州不豫方等親拜知醫中兵
參軍李猷

方等注范曄後漢書未就所撰三十國春秋及篤靜子
行於世孝元即位改謚武烈世子子莊改本紀
貞惠世子方諸字明智孝元第二子幼聰警博學明老
易善談立風采清越特為孝元所愛母王氏又有寵及

方等敗後孝元謂曰不有所廢其何以興勿以汝兄為念因拜中撫軍將軍自副又出為郢州刺史鎮江夏以鮑泉為行事時孝元遣徐文盛與侯景將任約相持方諸年十五童心未革恃文盛在近不恤軍政日與鮑泉蒲酒為樂景知之乃遣其將宋子仙從間道襲之百姓奔諸方諸與鮑泉並不信曰文盛大軍在下虜安得來始命閉門賊已入城方諸方踞泉腹以五色毳辦其鬚子仙執方諸以歸王僧辯軍至蔡州景遂害之孝元追

謚貞惠太子

愍懷太子方矩字德規孝元第四子少勤學美容止初封南安侯太清初累遷侍中中衛將軍孝元承制拜王太子改名元良承聖元年十一月丙子立為皇太子及升儲位昵狎羣小好著微服嘗入朝公服中著碧絲布袴摳衣高孝元見之大怪遣尚書周宏正責之因使太子師宏正佗日宏正謁見孝元問曰太子比頗受卿導否對曰太子聖德乃未見日新幸無大過帝曰卿以我

父子故未直言從容之間無失和嶠之對便有廢立計
未及行而江陵喪亡遇害太子性聰穎而凶暴猜忍俱
有孝元風敬帝承制追謚愍懷太子

始安王方略孝元第十子貞惠世子母弟母王氏王琳
之次嫡孝元即位拜貴嬪次妹又為良人並蒙寵幸方
略益鍾愛侯景亂孝元結好西魏方畧年數歲便遣入
關孝元親送近幾執手歔歔既而旋駕憶之賦詩曰如
何吾幼子勝衣已別離十日無由宴千里送遠垂至長

安即得還贈遺甚厚江陵喪亡遇害貴嬪良人並更誡
子未出閨無封失名

論曰簡文提挈寇戎孝元崎嶇危亂諸子之備踐艱棘
蓋時運所鍾乎忠烈以幹蠱之材居冢嗣之任竟亦當
年擯落通塞命也哀哉

宣帝八男王皇后生孝惠太子曹皇太妃生孝明帝餘
不知母氏無名者三人

察字道遠宣帝長子帝為梁王立為世子尋薨及稱帝

追謚孝惠太子

巖字義遠宣帝第五子性仁厚善撫接歷尚書令太尉太傅隋召後主入朝巖降陳授東揚州刺史及陳亡百姓推巖為主為宇文述所破斬於長安

岌宣帝第六子性淳和位至侍中中衛將軍天保五年薨贈司空謚曰孝

岑字智遠宣帝第八子位至太尉性簡貴御下嚴整後主嗣位自以望重屬尊頗有不法故隋文徵入朝拜大

將軍封懷義郡公

孝明帝七男自後主琮以下皆不知母氏

璪字欽文孝明第三子幼有令譽能屬文位荊州刺史
頗有能名隋召後主入朝命崔弘度將兵至荊州璪懼
與叔父嚴奔陳陳以為侍中吳州刺史甚得物情三吳
父老皆曰吾君之子陳亡吳人推為主吳人見梁武簡
文宣明諸帝於兄弟中並以第三踐尊位璪自謂孝明
第三子深自矜負有謝異者頗知廢興梁陳之際言無

不驗江南人甚敬信之及陳後主被擒異奔璫益為衆
歸宇文述攻璫璫遣王褒守吳州自將拒述述遣兵別
道襲褒褒衣道士服棄城遁璫敗將左右數人逃於太
湖匿民家被執送長安斬之時年二十一

璫晉陵王

璫臨海王仕隋尚衣奉御

珣南海王

新唐書宰相世係圖曰珣仕隋歷左光祿大夫梁公

食邑三千戶贈遷州刺史子鉅鈞隋時嗣梁為千牛
鈞終唐太子率更令生渝州長史灌灌生嵩相玄宗
二子華衡華相肅宗二子恒悟恒殿中御史生俛相
穆宗悟為大理司直生放相僖宗衡尚新昌公主為
太僕卿駙馬都尉生子復相德宗次子湛湛生寘相
懿宗寘生邁相僖宗以事具唐書不全錄

瑒義陽王仕隋秘書監陶邱侯

瑒內史侍郎河池太守

新唐書世系圖載瑤相高祖又傳曰瑤字時文九歲
梁封新安王幼以孝聞梁亡入長安女兄為晉王妃
瑤好釋氏又兼愛經術善屬文性鯁急嘗以劉孝標
辨命論詭悖著論非之以為人稟天地而生謂之命
至吉凶禍福則繫諸人今一於命非先生所以教人
通儒柳頌言諸葛穎嘆曰是足鍼孝標膏肓矣晉王
為太子授右千牛即帝位妃為后而瑤寢又親寵頻
遷尚衣奉御檢校左翊衛鷹揚郎將感末疾不呼醫

曰天若假吾餘年因得為吾遁階矣后聞責之曰爾
亡國之後不安小官而高為怪語罪當不測瑤復治
疾良已拜內史侍郎數言事忤旨稍見忌煬帝至鴈
門為突厥所圍瑤謀曰夸俗可賀敦與兵馬事況義
成公主以帝女為之必恃大國援若走一單使往喻
宜不戰解又衆恐陛下已平突厥復事遼東故怠不
肯戰願下詔赦麗專討突厥則人自奮矣帝從之既
而公主詭辭謂突厥果解圍去然帝素意伐遼又銜

瑒言謂郡臣曰突厥何能為瑒乘未解時乃終恐我
遂出瑒為河池郡守部有鈔賊萬人吏不能制瑒募
勇敢士擊降之悉捐貲畜賜有功又擊走薛舉衆數
萬高祖入京師招之挈郡自歸授光祿大夫封宋國
公拜民部尚書秦王領右元帥攻洛陽署瑒府司馬
武德元年遷內史令帝委以樞筦內外百務悉關決
或引升御榻呼曰蕭郎瑒自力孜孜抑過繩違無所
憚上便宜每見納用手詔曰公言社稷所賴朕既寶

之故賜黃金一函公其勿辭是歲州置七職秦王為
雍州牧以瑀為州都督詔嘗下中書未即行帝讓其
稽瑀曰隋季內史詔敕多違舛百司不知所承今朝
廷初基安危繫號令比承一詔必覆審使先後不謬
始得下此所以稽留也帝曰卿用若爾朕何憂乎初
瑀闔內田宅悉賜勲家至是還給之瑀盡分宗族獨
留廟堂奉祠王世充平進尚書右僕射七年以熒惑
犯右執法求避位不許久之遷左僕射貞觀初房玄

齡杜如晦新得君事任稍分瑀不能無少望乘釁切
試辭旨疏躁太宗怒廢於家俄拜特進太子少師復
為左僕射帝問瑀朕欲長保社稷奈何瑀曰三代有
天下所以能長久者類封建諸侯以為藩屏秦守置
令二世而絕漢分王子弟享國四百年魏晉廢之亡
不旋踵此封建明效帝納之始議封建坐與陳叔達
忿爭御前不恭免歲餘起為晉州都督入太拜常卿
遷御史大夫參預朝政瑀論議明辯然不能容人短

意或偏駁不通而向法深房玄齡魏徵溫彥博頗裁
正之其言多黜瑀益不平會玄齡等小過失瑀即痛
劾不報由是自失罷為太子少傅加特進復為太常
卿拜河內道巡省大使九年復參預政事帝嘗曰武
德之季太上皇有廢立議顧朕挾不賞之功於昆弟
弗見容瑀於爾時不可以利休死懼社稷臣也因賜
詩曰疾風知勁草版蕩識誠臣又曰公守道耿介古
無以過然善惡太明或有時失瑀頓首謝曰既蒙教

又許以忠亮雖死日猶生年也魏徵曰臣有逆衆持
法王恕之以公孤特守節王恕之以介昔聞其言乃
今見之使瑤不遇陛下庸能自保邪晉王為皇太子
拜太子太保同中書門下三品又詔太子迎拜師答
拜每門讓乃入師坐然後坐書前後著名稱惶恐瑤
素貴但中狹每燕見輒言玄齡輩朋黨盜權膠固持
未反耳帝曰知臣莫若君朕雖不明寧頓情臧否因
為瑤曉解積久亦不平瑤好浮屠法請捨家為桑門

帝許之矣復奏自度不能為又足疾不入謁帝曰瑤
豈不得其所邪乃詔奪爵下除商州刺史未幾復其
封加特進卒年七十四遺命歛以單衣無卜日詔贈
司空荊州都督陪塋昭陵太常謚曰肅帝以其性忌
改謚貞福 愚按瑤孝明親子故全錄唐書餘不盡
錄 後梁春秋曰後主一男鉅位裏城通守集州刺
史

南北史合注卷五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五十六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四十五

南史五十六

王 茂

曹景宗

席闡文

夏侯詳

子重
魚弘

變

吉士瞻

蔡道恭

楊公則

鄧元起

羅研
李膺

張惠紹

馮道根

康絢

昌義之

王茂字休連一字茂先太原祁人父天生宋末為列將
於石頭克司徒袁粲以勲歷郡守茂年數歲為大父深
所異常曰此吾家千里駒成門戶者必此兒也及長好
讀書究其大指性沉隱不妄交游身長八尺絮白極美
容儀齊武布衣時嘗見之嘆曰王茂先年少堂堂必為
公輔之器後為臺郎累年不調亦知齊將亡求為邊職

久之為雍州長史襄陽太守梁武便以王佐許之事無
大小皆詢之人或譖茂反武帝弗信譖者驟言之遣視
其甲稍則蟲網焉乃誅言者或云茂與梁武不睦

資治通鑑考異曰茂若與梁武不睦梁武何敢以大
事豫告茂安能便響應信斯言也則或云一段可刪
帝諸腹心並勸除之而茂少有驍名梁武又惜其用曰
將舉大事便害健將此非上策乃令腹心鄭紹叔往候
之遇其卧因問疾曰我病可耳紹叔曰都下殺害日甚

使君家門塗炭今欲起義長史那得猶卧茂因擲枕起
即褰褶隨紹叔入見梁武大喜下牀迎之因結兄弟披
推赤心遂得盡力發部遣茂為前驅

梁書曰茂進平嘉湖破吳子陽等斬馘萬計

郢魯既平從梁武東下為軍鋒師次秣陵東昏遣大將
王珍國盛兵朱雀門衆號二十萬及戰梁武軍引却茂
下馬單刀直前外甥韋欣慶勇力絕人執鐵纏稍翼茂
而進大破之

梁書曹景宗傳曰茂衝其中堅應時陷景宗縱兵乘之又本傳曰茂縱兵追奔積屍與航欄等赴淮死者不可勝計

茂勲第一欣慶力也建康城平累遷侍中領軍將軍時東昏潘玉兒有國色武帝將留之以問茂茂曰亡齊者此物留之恐貽外議乃出之以余妃賜茂亦滿之亞也羣盜火神虎門茂率所領應赴為盜所射茂躍馬進羣盜反走茂以不能式遏姦盜自表解職優詔不許加鎮

金定八
軍將軍封望蔡縣公是歲江州刺史陳伯之叛茂出為
江州刺史南討伯之奔魏時九江新經軍寇茂且務農
省役百姓安之四年魏攻漢中茂受詔西禦魏乃班師
歷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時天下無事帝方敦文雅茂
心頗快快侍宴醉後每見言色帝宥而不責進位司空
茂性寬厚居官雖無美譽亦為吏民所安居處方正處
室衣冠儼然雖僕妾莫見其情容姿表瓌麗鬚眉如畫
為衆所瞻望徙驃騎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江州刺史

在州不取奉獄無滯囚居處被服同於儒者卒於州帝
甚悼之贈太尉諡忠烈初茂以元勳帝賜鍾磬之樂茂
在州夢鍾磬在格無自墮惡之及覺命奏樂既至成列
鍾磬在格果無故編皆絕墮地茂謂長史江銓曰此樂
天子惠勞臣也樂既極矣能無憂乎俄病卒子貞秀嗣
曹景宗字子震新野人父欣之仕宋位徐州刺史景宗幼善
騎射好畋獵常與少年數十人于澤中逐麋鹿每衆騎赴鹿
鹿馬相亂景宗于衆中射之人皆懼中馬足獨鹿應弦輒斃

以此為樂未弱冠欣之於新亭遣出州以匹馬將數人
卒逢蠻賊數百于中路圍之景宗帶百餘箭每箭殺一
蠻蠻遂散走因以膽勇聞頗愛史書每讀穰苴樂毅傳
輒放卷嘆息曰丈夫當如是少與州里張道門善道門
車騎將軍敬兒少子為武陵太守敬兒誅道門於郡伏
法親屬故吏莫敢收景宗自襄陽遣舟到武陵收其屍
迎還殯塋鄉里義之仕齊以軍功累加游擊將軍建武
四年隨太尉陳顯達北圍馬圈以伏兵二千破魏援中

山王英四萬人及克馬圈顯達論功以景宗為後景宗
退無怨言魏孝文率衆大至顯達宵奔景宗導入山道
故顯達父子獲全梁武為雍州刺史景宗深自結附數
請臨其宅時天下方亂梁武亦厚加意表為竟陵太守
及起兵景宗聚衆並率五服內子弟三百人從軍遣親
人杜思冲勸梁武先迎南康王寶融即位襄陽梁武不
從及至竟陵以景宗為軍鋒道次江寧東昏將李居士
以重兵鎮新亭景宗被甲馳戰居士棄甲奔走

梁書曰居士以重兵頓新亭先遣精騎一千至江寧
行頓景宗始至安營未立且師行日久器甲穿敝居
士望而輕之鼓譟前薄景宗景宗被甲馳戰短兵裁
接居士棄甲奔走

景宗皆獲之又與王茂呂僧珍犄角破王珍國於大航
景宗居士皆桀黠無賴御道左右莫非富室抄掠財物
略奪子女景宗不能禁及梁武入頓西城嚴申號令然
後稍息城平封竟陵縣侯除郢州刺史加都督景宗在

州幣貨聚歛於城南起宅長堤以東夏口以北開街列門東西數里而部曲殘橫民頗厭之二年十月魏攻司州圍刺史恭道恭城中負板而汲景宗望門不出但耀軍游獵及司州城陷為御史中丞任昉所奏帝以功臣不問徵為右衛將軍五年魏中山王英攻鍾離圍徐州刺史昌義之詔景宗督衆軍援義之豫州刺史韋叡亦同援受景宗節度詔景宗頻道人洲待衆軍齊集俱進景宗欲專其功乃違敕而進遇暴風卒起頗有沉溺復

還守先塹帝聞之曰此所以破賊也景宗不進蓋天意乎若孤軍獨往城不時立必見狼狽

史糾曰予讀韋叡傳載景宗次卽陽洲築壘相守未敢進帝怒詔叡會之觀此傳則景宗失在逗遛觀彼傳則景宗失在輕進觀此傳則武宗怒景宗觀彼傳則武宗幸景宗塹軍南史二傳抵牾乃爾

今得待軍同進始可大捷矣及韋叡至與景宗進塹卽陽洲立壘與魏城相去百餘步魏連戰不能却殺傷者

十二三自是魏軍不敢逼景宗等器甲精新魏人望而
奪氣魏將楊大眼對橋北岸立城以通糧運每牧人過
岸伐芻藁皆為大眼所略景宗乃募勇敢士千餘人徑
度大眼城南數里築壘親自舉築大眼來攻景宗破之
因得壘成使別將趙草守之謂為趙草城是後恣芻牧
馬大眼遣抄掠輒為草獲先是詔景仁等預裝高艦使
與魏橋等為火攻計景宗與敵各攻一橋敵取其南景
宗攻其北六年三月春水生淮水暴長六七尺敵所督

將馮道根李文釗裴邃韋寂等乘艦登岸擊魏洲上軍
盡殪景宗使衆軍復鼓譟亂登諸城呼聲震天地大眼
於西岸燒營英自東岸棄城走諸壘相次土崩悉棄其
器甲爭投水死淮水不流景宗命軍主馬廣躡大眼至
濊水上四十餘里伏屍相枕義之亦出逐英至洛口英
以匹馬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屍骸相藉生擒五萬餘人
収其軍糧器械山積牛馬騾驢不可勝計景宗乃搜所
得生口萬餘人馬千匹遣獻捷先是早甚詔祈蔣帝神

求雨十旬不降帝怒命載荻欲焚蔣廟並神影爾日開
朗欲起火當神上忽有雲如繖條忽驟雨如瀉臺中宮
殿皆振動帝惧馳詔追停少時還靜自此畏信遂深自
踐阼以來未嘗躬詣於是脩法駕將朝臣修謁

本史曰時魏軍攻圍鍾離蔣帝神報勅必許扶助既
而無雨水長遂挫敵人亦神之力凱旋後廟中人馬
足盡泥濕當時並目覩焉

景宗振旅凱入帝於華光殿宴飲連旬令左僕射沈約

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啓求賦詩帝曰卿伎能甚
多人才英拔何必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詔令約賦韻
時韻已盡唯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斯湏而成其辭
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似霍去病
帝歎不已約及朝賢驚嗟竟日詔令上左史於是進爵
為公拜侍中領軍將軍景宗為人自恃尚勝每作書字
有不解不以問人皆以意造雖公卿無所推唯以章獻
年長且州里流特相敬重同宴御筵亦曲躬謙遜帝以

此喜之景宗好內妓妾至數百窮極錦綉性躁動不能
沉默出行常欲蹇車帷幔左右諫以位望隆重人所具
瞻不宜然景宗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
年少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平澤之中
逐麋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飢食其胃甜如甘露漿覺耳
後生風鼻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
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閉
置車中如三日新婦適此邑邑使人氣盡為人嗜酒好

樂臘月於宅中使人作邪呼逐除徧往人家乞酒食本
以為戲而部下多剽輕因弄人婦女奪人財貨帝頗知
之景宗懼乃止帝數宴見功臣共道故舊景宗酒後謬
妄或誤稱下官帝故縱之為笑樂後為江州刺史赴任
卒於道贈雍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壯子皎嗣景
宗齊永元初任竟陵郡其第九弟義宗年少未有位宦
居雍州既方伯之弟又豪強之門市邊富人姓向以見
錢百萬欲義宗以妹適之義宗遣人送書竟陵諮景宗

景宗題書後答曰買猶未得云何已賣義宗貪鎡遂成
後隨武帝西下歷梁秦二州刺史向家兄弟憑附曹氏
位登列卿卿義宗為都督征穰城敗軍見獲於魏卒
席闡文安定臨涇人少孤貧涉獵書史齊初為雍州刺
史蕭亦斧中兵參軍與其子頴胄善復歷西中郎中兵
參軍領城局梁武起兵闡文勸頴胄同力焉仍遣客田
祖恭私報梁武並獻銀裝刀梁武報以金如意和帝稱
尊號為衛尉卿頴胄暴卒州府騷擾闡文以齊和幼弱

中流任重時梁武弟始興王憺留鎮雍部乃與西朝羣臣迎憺總州事故賴以寧輯帝受禪除東官尚書出為東陽太守在郡有能名冬至悉放獄中囚依期而至封湘西侯卒官諡曰威

夏侯詳字叔業譙郡譙人年十六遭父艱居喪哀毀三年廬于墓側嘗有三足雀來集其廬戶衆咸異之

梁書曰服闋刺史殷琰召補主簿宋泰始初琰舉豫州叛宋明帝遣輔國將軍劉劭討之攻守連月人情

危懼將求救於魏詳曰今日之舉本効忠節若社稷
有奉便歸身朝廷何可輕身北面異域且魏兵近在
淮次懼有異圖若遣使歸款必厚相慰納詎止免罪
若謂不然請允一介琰允之詳見勔曰將軍嚴圍峭
壘矢石如霜城內實同困獸士庶俱誅咸欲投魏願
將軍需然垂惠解圍退舍則相率至矣勔允之詳請
反命勔遣到城下詳呼城中人語以勔辭即日琰及
衆俱出一州以全

仕宋為新汲令政有異績豫州刺史段佛榮班下境內
為屬城表轉治中從事史仍遷別駕歷事八州州部稱
之齊明帝為刺史雅相器遇及輔政引詳及裴叔業日
夜與語詳輒不酬明帝以問叔業叔業以告詳詳曰不
為福始不為禍先由此微有忤出為征南長史義陽太
守

梁書曰魏於淮上置荆亭戍常為寇掠累攻不能禦
詳率銳卒攻之魏衆大潰皆棄城奔走

及南康王寶融為荊州詳為西中郎司馬新興太守

梁書曰詳便道先至江陽時始安王遙先稱兵京邑
南康王長史蕭穎胄未至中兵參軍劉山陽先在州
其副潘紹謀亂詳偽呼紹議事即斬之城門州府乃
安

梁武起兵與長史蕭穎胄同創大舉慮詳不同以告柳
忱忱曰易耳近詳求昏未之許成昏而告之不憂立異
於是以女適其子變大事方建西臺以詳為中領軍加

散騎常侍南郡太守凡軍國大事穎胄多決於詳

梁書曰高祖圍郢城未下詳獻議曰今頓甲堅城攻
取勢難若人衆食少宜計日守之食多力寡宜悉衆
攻之若糧力俱足非攻守所屈便宜散金寶縱反間
使彼知者不用愚者懷猜此魏武所以定大業也若
三事未可宜思變通觀於人情計我糧穀若仁德所
感萬里同符金帛素積糧運又充乃可列圍寬引以
歲月此王翦所以克楚也若圍不卒降攻未可下間

道不能行金粟無人積此宜更思變計變計之道實
資英斷

頃之穎胄卒梁武弟始興王憺留守襄陽詳乃遣使迎
憺共參軍國遷侍中尚書右僕射尋授荊州刺史詳又
固讓於憺天監元年徵為侍中車騎將軍詳累讓乃更
授右光祿大夫侍中如故封豐城縣公三年遷湘州刺
史詳善吏事在州四載為士民所稱州城南臨水有峻
岑舊傳云刺史登此山輒代由是歷政莫敢至詳於其

地起臺榭延僚屬以表損挹之志後徵為尚書左僕射
金紫光祿大夫道病卒帝素服舉哀贈開府儀同三司
謚曰景子亶嗣亶字世龍齊永元末父詳為西中郎南
康王寶融司馬隨府鎮荊州亶留都下為東昏聽政主
帥崔慧景起兵亶以捍禦功除驍騎將軍及梁武起兵
詳與長史蕭穎胄協同密遣迎亶亶乃齋宣德皇后令
南康王纂承大統建鄴平以亶為侍中奉玉璽於武帝
天監六年累遷南郡太守父憂解職居喪盡禮廬於墓

創遺財志推諸弟八年起為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服
闕襲封豐城縣公居州甚有威惠邊人悅服累遷吳興
太守在郡復有惠政吏民圖其像立碑頌美普通五年
為中護軍六年大舉北侵先遣豫州刺史裴邃帥譙州
刺史湛僧智等自南道攻壽陽未克而邃卒乃加宣使
持節代邃與魏將河間王元深臨淮王元或等相推頻
戰克捷尋勅班師合淝堰城復進七年夏淮堰水盛
壽陽城將沒帝復遣北道軍元樹帥彭寶孫陳慶等稍

進亶帥湛僧智魚弘張澄等通清流澗將入淮肥魏軍夾肥築城出亶後亶與僧智還襲破之進攻黎漿貞威將軍韋放自北道會之兩軍既合所向皆降凡降城五十二獲男女口七萬五千人詔以壽陽依前代置豫州合肥鎮改為南豫州以亶為豫南豫二州刺史加都督壽春久罹兵荒民多流散亶輕刑薄賦務農省役項之民戶充復卒於州鎮帝聞之即日素服舉哀贈車騎將軍謚曰襄州民夏侯簡等表請為亶立碑置祠許之亶

美風儀寬厚有器量涉獵文史能專對宗人夏侯湛為
衡陽內史辭曰湛侍御坐帝謂湛曰夏侯湛於卿疏近
湛答云是臣從弟帝知湛於湛已疏乃曰卿儻人如何
不辨族從湛對曰臣聞服屬易疎所以不忍言族時以
為能湛歷六郡三州不為產業祿賜所得隨散親故性
儉率居處服用充足而已不事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
妓妾十數人並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之時謂
簾為夏侯妓衣湛弟夔字季龍遷司州刺史領安陸太

守帥壯武將軍裴之禮直閣將軍任思祖出義陽道攻
魏平靜穆陵陰山三關克之時譙州刺史湛僧智圍魏
東豫州刺史元慶和於廣陵入其郭魏將元顯伯率軍
赴援僧智逆擊破之慶自武陽出會僧智斷魏軍歸路
慶和於內築柵自固及慶至遂請降

梁書曰夔讓僧智僧智曰慶和志欲降公不欲降僧
智今往必乖其意且僧智所降烏合募人不可御以
法公持軍嚴必無犯令受降納附深為得宜夔乃登

城拔魏幟建官軍旗鼓衆莫敢妄動

凡降男女口萬餘人顯伯聞之夜遁衆軍追虜二萬餘人斬獲不可勝數由是義陽北道遂與魏絕封保城縣侯中大通六年為豫州刺史加都督豫州積歲連兵民頗失業夔乃率軍人於蒼陵立堰溉田千餘頃歲收穀百餘萬石以充儲備兼贍貧民境內賴之夔兄直先經此任至是夔又居之兄弟並有恩惠於鄉里民歌曰我之有州頻得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夔在州七年遠

近多附之有部曲萬人馬二千匹並服習精彊為當時之盛性奢豪後房伎妾曳羅綺飾金翠者百數愛好人土不以貴位自高文武賓客常滿坐時以此稱之卒於州謚曰桓子謨嗣謨弟諸少麤險薄行常停鄉里領其父部曲為州助防刺史貞陽侯淵明引為府長史淵明被魏囚復為侯景長史景反諸前驅濟江頓兵上林館城破邸第及居民富室子女財貨盡略有之淵明在州有四妾章於王阮並國色也淵明被魏囚其妾並還都

第謠至破第納馬

魚弘襄陽人身長八尺白皙美姿容累從征討常為軍
鋒歷南譙盱台竟陵太守嘗謂人曰我為郡有四盡水
中魚鼈盡山中麋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民庶盡丈夫
生如輕塵棲弱草白駒過隙人生但歡樂富貴在何時
於是恣意歡賞侍妾百餘人不勝金翠服翫車馬皆一
時之絕有眠牀一張皆是蹙拍四面周匝無一有異通
用銀鏤金花福壽兩重為足為湘東王繹鎮西司馬述

職西上道中之食緣路採菱作菱米飯給所部弘採之
所後人覓一菱不得又於窮洲上捕得數百獼猴膊以
為脯供酒食比及江陵資食復振逢敕迎瑞豫王令送
像下都弘率部曲數百悉衣錦袍赫奕滿道頗為人所
慕塗經夏首李抗數其為人抗舅元法僧聞之杖抗三
百後為新興永寧太守卒於官

吉士瞻字梁容馮翊蓮勺人少有志氣不事生業時徵
士吳苞見其姿容勸以經學因誦鮑昭詩云豎儒守一

經未足識行藏拂衣不顧年逾四十忽忽不得志乃就
江陵卜者王先生計祿命王生曰君擁旌杖節非一州
後一年當得戎馬大郡及梁武起兵義陽太守王撫之
天門太守王智透武陵太守蕭彊等並不從命鎮軍蕭
穎胄遣士瞻討平之齊和帝即位以為領軍司馬士瞻
少時嘗於南蠻國中擲博無禪塞露為儕輩所侮及平
魯休烈軍得絹三萬匹乃作百禪其外並賜軍士不以
入室以軍功除輔國將軍步兵校尉建康平為巴東相

建平太守初士瞻為荊府城司參軍浚萬人仗庫防池
得一金革鉤隱起鏤甚精巧篆文曰錫爾金鉤且公且
侯士瞻娶夏侯詳兄女女竊以與詳詳喜佩之及是革
命詳果封侯而士瞻不錫茅土天監二年累為西陽武
昌二郡太守在郡清約家無私積始士瞻夢得一積鹿
皮從而數之有十一領及覺喜曰鹿者祿也吾當居十
一祿乎自其仕進所蒞已九及除二郡心惡之遇疾不
肯療普通七年卒於郡贈左衛將軍謚曰胡子子琨時

在我役聞問一踊而絕良久乃蘇不顧軍制輒離所部
遂以孝聞詔下旌異

蔡道恭字懷儉南陽冠軍人父郡宋益州刺史道恭少
寬厚有大量仕齊為西中郎中兵參軍梁武帝起兵蕭
頴胄以道恭素著威略專相委任齊和帝即位為右衛
將軍

梁書曰魯休烈等自巴蜀連兵寇上明命道恭西討
次土臺與賊合戰道恭潛以奇兵出其後一戰大敗

之封漢壽縣伯

出為司州刺史梁天監初論功封漢壽縣伯進號平北將軍三年魏圍司州時城中衆不滿五千人食裁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乃作大車載土四面俱前欲以填塹道恭塹內作艤艫關艦以待之魏人不得進又潛作伏道以次塹水道恭載土坵塞之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大造梯衝攻圍日急道恭用四石烏漆大弓射所中皆洞甲飲羽一發或貫兩人敵人望弓皆

靡又於城內作土山多作大稍長二丈五尺施長及使壯士執刺魏人魏軍甚憚之將退會道恭疾篤乃呼兄子僧勰從弟靈恩及將率謂曰吾受國恩今所苦勢不能久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有遺恨又令取所持節授僧勰曰稟命出疆以此而已既不得奉以還朝方欲携之同逝可與吾柩相隨衆皆流涕其年五月卒魏知道恭亡攻之轉急先是朝廷遣郢州刺史曹景宗赴援景宗不前至八月城內糧盡魏克之贈征西將軍併

尋構喪觀八年魏許還道恭喪其家以女樂易之塋襄陽傳國至孫除

楊公則字君翼天水西縣人父仲懷為宋豫刺史史殷琰將琰不附宋明帝輔國將軍劉緬攻琰仲懷力戰死於橫塘公則隨父在軍年未弱冠冒陣抱尸號哭氣絕良久勔命還仲懷首公則斂畢徒步負喪歸鄉里由此著名後梁州刺史范拍年板為宋熙太守領白馬戎主時氐賊李烏奴攻白馬公則偽許而圖之謀泄單馬逃

歸齊高帝下詔褒美除晉壽太守在任清潔自守遷防
風太守母憂去官雍州刺史陳顯達起為寧朔將軍復
領太守頃之荊州刺史巴東王子響構變公則進討事
平遷武寧太守

梁書曰在郡六年資無擔石

百姓便之入為前軍將軍及蕭穎胄協同梁武以公則
為輔國將軍領西中郎諮議參軍率兵東下和帝即位
授湘州刺史梁武軍次沔口公則率湘府之衆會於夏

口時荊州諸軍悉受公則節度雖蕭穎達宗室之貴亦
隸焉郢城平武帝命衆軍即日俱下公則受命先驅江
州既定連旌東下直造建鄴公則號令嚴明秋毫不犯
所在莫不賴之大軍至新林公則自越城移屯領軍府
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遙見麾蓋縱
神鋒弩射之矢貫胡牀左右皆失色公則曰鹵莽中吾
足談笑如初東昏夜選勇士攻公則柵車中驚擾公則
堅卧不起徐命擊之東昏軍乃退公則所領多湘溪人

性懦怯城內輕之以為易與每出盪輒先犯公則壘公則獎厲軍士克獲更多及城平內出者或被剝奪公則親率麾下陳東掖門衛送公卿士庶故出者多由公則營焉進號左將軍還鎮南藩初公則東下湘部諸郡多未賓從及公則還州諸屯聚並散天監元年進號平南將軍封寧都縣侯湘州寇亂累年民多流散公則輕刑薄歛頃之戶口充復為政雖無威嚴然屬已庶慎為吏民所悅湘俗單門多以賂求州職公則至皆斷之所

辟皆州郡著姓武帝班下諸州以為法四年徵中護軍
代至乘二軻便發送故一無所取遷衛尉卿時朝廷始
議北侵公則威名素著至郡詔假節先屯洛口公則受
命將發邁疾謂親人曰昔廉頗馬援以年老見遣猶自
力請用今國家不以吾朽懦任以前驅方於古人見知
重矣雖臨塗疾苦豈可僂俛辭事馬革還葬此吾志也
遂疆起登舟至洛口壽春士女歸降者數千戶魏豫州
刺史薛公度遣長史石榮等前鋒接戰即斬石榮逐北

至壽春去城數十里而返疾篤卒於師帝甚痛惜之即日舉哀謚烈侯公則敦厚慈愛居家篤睦視兄子過已子家財悉委焉性好學雖居軍旅手不輟卷士大夫以此稱之子矦嗣有罪國除帝以公則勲臣特聽庶長子眺嗣眺固讓歷年乃受

鄧元起字仲居南郡當陽人少有膽幹性任俠仕齊為武寧太守

梁書曰永元末魏軍逼義陽元起自郡援之蠻帥田

孔明附魏自號郢州刺史寇掠三關規襲夏口元起
率銳卒攻之旬月間頻陷六城斬獲萬計餘黨悉遁
仍戍三關郢州刺史張冲督河北軍事元起屢與冲
書求旋師冲報曰足下在彼吾在此表裏之勢所謂
金城湯池一旦舍去荆棘生矣乃表元起為平南中
兵參軍事自是每戰必捷勇冠當時敢死士樂為用
命者萬餘人

梁武起兵蕭穎胄與書招之

梁書曰時張冲待元起素厚衆皆懼冲及書至元起
部曲多勸還郢元起大言於衆曰朝廷暴虐誅戮宰
臣群小用命衣冠道盡荆雍二州同舉大事何患不
克且老母在西豈容背本若事不成政受戮昏朝幸
免不孝之罪

即日上道率衆與梁武會夏口齊和帝中興元年為益
州刺史仍為前軍

梁書曰大軍進至京邑元起築壘建陽門與王茂等

合長圍身當鋒鏑

天監初封當陽縣侯初梁武之起益州刺史劉季連持
兩端及聞元起至發兵拒守元起至巴西巴西太守朱
士略開門以待先時蜀人多逃亡者至是競出投元起
皆稱起義應朝廷元起在道久軍糧乏絕或說之曰蜀
郡政慢若檢巴西二郡藉注因而罰之所獲必厚元起
然之浩令李膺諫曰使君前有嚴敵後無繼援山民始
附於我觀德若糾以刻薄人必不堪衆心一離雖悔無

及膺請出圖之不患資糧不足也元起曰善一以委卿
膺退率富人上軍資米餼得三萬斛元起進屯西平李
連始膺城自守

梁書曰元起自率兵進至蔣橋去城都二十里留輜
重於郿李連遣使襲郿陷之軍備盡沒元起遣將往
救敗還乃舍郿徑圍州城柵其三面而塹焉元起出
巡視圍柵李連使精勇掩之將至麾下元起持楯叱
之衆辟易不敢進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十六

時益州兵亂既久民廢耕農多相食道路斷絕季連計窮會明年武帝使赦季連罪許之降季連即日開城納元起元起送季連于建康元起以鄉人庾黔婁為錄事參軍又得荊州刺史蕭遙欣故客蔣光濟並厚待之任以州事黔婁甚清潔光濟多計謀並勸為善政元起之克季連也城內財寶無私勸恤人事口不論財色性能飲酒至一斛不亂及是絕之為蜀土所稱元起舅子梁矜孫性輕脫與庾黔婁志行不同乃言於元起曰城中

稱有三刺史節下何以堪之元起由此踈黜妻而治迹
稍損在政二年以母老乞歸供養詔許焉徵為右衛將
軍以西昌侯蕭藻代之時梁州長史庾侯道遷以南鄭
叛引魏將王景胤孔陵攻東西晉壽並遣告急衆勸元
起急救之元起曰朝廷萬里軍不猝至若寇賊浸淫方
湏撲滅董督之任非我而誰何事息便相催督黜妻
等苦諫之皆不從帝假元起節征討諸軍事將救漢中
魏已攻克兩晉壽蕭藻將至元起頗營還裝糧儲器械

略無遺者藻入城求其良馬元起曰年少郎子何用馬
為藻恚醉而殺之元起麾下圍城哭且問故藻惧曰天
子有詔衆乃散遂誣以反

梁書曰藻表其逗留不憂軍事收付州獄於獄自縊
通鑑考異曰若止以逗留表元起安敢擅收前刺史
付獄殺之南史誣以反是

帝疑焉有司追劾削爵土詔減邑之半封松滋縣侯故
吏廣漢羅研詣闕訟之帝曰果如我所量也使讓藻曰

元起為汝報讎汝為讎報讎忠孝之道如何乃貶藻號
為冠軍將軍贈元起征西將軍給鼓吹謚忠侯研字深
微少有材辨元起平蜀辟為主簿後為信安令故事置
觀農謁者園桑度田勞擾百姓研請除其弊帝從之鄱
陽王恢臨蜀聞其名請為別駕及西昌侯藻重為刺史
州人為之惧研舉止自若藻謂曰非我無以容卿非卿
無以事我齊苟兒之後臨汝侯嘲之曰卿蜀人樂禍貪
亂一至於此對曰蜀中積弊實非一朝百家為村不過

數家有食窮迫之人什有八九束縛之使旬有二三貧
亂樂禍無足多怪若令家畜五母之雞一母之豕牀上
有百錢布被甌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說於前韓白
按劍於後將不能使一夫為盜況貪亂乎大通二年為
散騎侍郎都陽嗣王範將西父恢謂曰吾昔在蜀每事
委羅研汝遵而勿失範至復以為別駕升堂拜母蜀人
榮之數年卒官蜀土以文達者唯研與同郡李膺膺字
公膺有才辯西昌侯藻為益州以為主簿使至都武帝

悅之謂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今勝昔問其故對
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帝嘉其對以如意擊
席者久之乃以為益州別駕著益州記三卷行於世初
元起在荊州刺史隨王板元起為從事別駕庾華堅執
不可元起恨之及大軍至都華在城內甚惧城平而元
起先遣迎華語人曰庾別駕若為亂兵所殺我無以自
明因厚遺之少時又嘗至其西沮田舍有沙門造之乞
元起有稻幾二千斛悉以施之時人稱其二者有大度

元起初為益州過江陵迎其母母事道方居館不肯出
元起拜請同行母曰汝貧賤家兒忽得富貴詎可久保
我寧死此不能與汝共入禍敗及至巴東聞蜀亂使蔣
光濟筮之遇蹇喟然嘆曰吾豈鄧艾而及此乎後果如
筮子鏗嗣

張惠紹字德濟義陽人少有武幹仕齊為竟陵橫桑戍
主母喪歸鄉里聞梁武起兵乃自歸累有戰功武帝踐
祚封石陽縣侯位驍騎將軍直閣左細仗主時東昏餘

黨數百人竊入南北掖門夜燒神虎門害衛尉張弘策
惠紹馳率所領赴戰賊散走遷太子右衛率以軍功累
增爵邑

梁書曰魏軍攻鍾離惠紹與馮道根攻斷魏連橋短
兵接戰魏軍大潰

歷左衛將軍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在州和理吏民親
愛之徵還為左衛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仗甲百人直
衛殿中卒謚曰忠子澄嗣累有戰功與湛僧智胡紹世
欽定四庫全書

魚弘並為當時驍將歷太子左衛率卒官謚曰愍

馮道根字巨基廣平鄆人少孤家貧傭賃養母行得甘
肥未嘗先食必遽還遺母年十三以孝聞郡召為主簿
不就曰吾當封侯廟食安能為儒吏年十六鄉人蔡道
班為胡陽戍主攻蠻錫城反為蠻困道根救之匹馬轉
戰提雙劍左右奮擊殺傷甚多道班以免由是知名齊
建武末魏孝文攻陷南陽等五郡明帝遣太尉陳顯達
爭之師入均口道根說顯達曰均水急不如悉舟

於鄴城方道步進

梁書載道根言曰洧均水迅急難進易退魏若守隘則首尾俱急不如悉棄船艦於鄴城方道步進建營相次鼓行而前則立破之矣 愚按南史節去數語便辭不達意今詳錄之

顯達不聽道根猶以私屬從軍及顯達敗夜走賴道根指路以全

梁書曰每及險要則停馬指示之

尋為均口戍副以母喪還家間梁武起兵乃謂所親
曰金草奪禮古人不避揚名後世豈非孝乎因率鄉人
勝兵者悉歸梁武隸於王茂常為前鋒屢有斬獲武帝
天監元年為南梁太守領阜陵城戍初至阜陵修城隍
遠斥侯如敵將至者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
謂也修城未畢魏將黨法宗傅豎眼率衆二萬奄至城
下道根壅壘未固城中衆少莫不失色道根命開城門
緩服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與魏軍戰敗之魏軍因退

梁書曰魏軍見意閑且戰又不利因退又曰魏分兵於大小峴東桑等連城相持魏將高祖珍以三千騎軍其間道根率百騎橫擊破之獲其鼓角軍儀

遷輔國將軍六年魏攻鍾離武帝詔豫州刺史韋叡救之道根為叡前驅至徐州建計據卽陽洲築壘掘塹逼魏城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城隍立辦及淮水長道根乘戰艦斷魏連橋數百丈魏軍敗績進封豫章縣伯八年拜豫州刺史領汝陰太守為政清簡境內

安之累遷右衛將軍道根性謹厚木訥少言為將能檢
御部曲所過村陌將士不敢膚掠每征伐終不言功其
部曲或怨之道根喻曰功之多少明主自鑒吾將何事
武帝嘗指道根示尚書令沈約美其口不論勲約曰此
陛下大樹將軍也歷處州郡和理清靜為下所懷在朝
雖貴顯而性儉約所居宅不修牆屋無器服侍衛入室
蕭然如素士貧賤者當世服其清退帝亦雅重之徵時
不學既貴粗讀書自謂少文常慕周勃器量十六年復

為豫州將行帝引朝臣宴別道根於武德殿召畫工使
圖其形道根踞蹠謝曰臣所可報國家唯餘一死但天
下太平恨無可死之地豫部重得道根民皆喜悅帝每
稱曰馮道根所在能使朝廷不復憶有一州居州少時
遇疾乞還徵為散騎常侍左軍將軍卒於官是日輿駕
春祠二廟及出宮有司以聞帝問中書舍人朱异曰吉
凶同日今可行乎對曰昔柳莊寢疾衛獻公當祭請尸
曰有臣柳莊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其死請往不

釋祭服而往遂以禭之道根雖未為社稷臣亦有勞王
室臨之禮也帝即駕幸其宅哭之甚慟謚曰威子懷嗣
康絢字長明華山藍田人其先出自康居初漢置都護
盡臣西域康居亦遣侍子侍詔河西因留不去後遂氏
馬晉時隴右亂遷於藍田絢曾祖因為秦苻堅太子庶
事生穆穆為後秦姚萇河南尹宋永初中穆率鄉族三
千餘家入襄陽之峴南宋為置華山郡藍田縣寄立於
襄陽以穆為秦梁二州刺史未拜卒絢伯元隆父元撫

並為流民所推相繼為華山太守絢少儻有志氣仕
齊為華山太守推誠撫循荒餘悅服梁武起兵絢舉郡
以應

梁書曰絢身率敢勇三千人私馬二百五十匹以從
又曰東昏將吳子陽壁於加湖軍鋒甚盛絢隨王茂
力攻屠之自是常領游兵有急立獲斬獲居多

天監元年封南陽縣男累遷太子左衛率甲仗百人與
領軍蕭景直殿內絢身長八尺容貌絕倫雖居顯職猶

習武藝武帝幸德陽殿戲馬敕絢馬射撫弦貫的觀者
悅之其日帝使畫工圖絢形遣中使持以問絢曰卿識
此圖否其見親如此時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
灌壽陽足引北方童謠曰荆山為上格浮山為下格潼
沱為激溝併灌鉅野澤帝以為然使水工陳承伯村官
將軍祖暕視地咸謂淮內沙土漂輕不堅實功不可就
帝弗納發徐揚民率二十戶取五丁築之假絢節都督
淮上諸軍事並護堰作役人及戰士有衆二十餘萬於

鍾離南起浮山北抵嶢石依岸築土合脊於中流十四
年四月堰將合淮水漂疾復決潰衆患之或謂江淮多
蛟能乘風雨決壞崖岸其性惡鐵因引東西二冶鐵器
大則釜鬲小則鋸鋤數千萬斤沉於堰所猶不能合乃
伐樹為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緣淮百里內岡陵木石
無巨細必盡負擔者肩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蠅蟲晝
夜聲合帝愍之遣尚書右僕射韋昂侍中謝舉假節慰
勞并加蠲復是冬寒甚淮泗盡凍士卒死者十七八帝

遣賜以衣袴十一月魏遣將楊大眼揚聲決堰絢命諸
軍撤營露次以待之遺其子悅挑戰斬魏咸陽王府司
馬徐方興魏軍小却十五年四月堰成其長九里下闊
一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深十九丈五尺
夾以堤并樹杞柳軍人安堵列居其上其水清潔俯視
邑居墳墓了然皆在其下或謂絢曰四瀆天所以節宣
其氣不可久塞若鑿洩東注則游波寬緩堰得不壞絢
然之開洩東注又縱反間於魏曰梁所惧開洩魏人信

之果鑿山深五丈開湫北注水日夜分流湫猶不減其
月魏軍竟潰而歸水之所及夷淮方數百里地魏壽陽
城戍稍徙頃八公出此南居人散就岡壑初堰起徐州
界刺史張豹子謂已必尸其事既而絢以佗官來監作
豹子甚慙

梁書曰俄敕豹子受絢節度每事先諮

由是諧絢與魏交通帝雖不納猶以事畢徵絢尋除司
州刺史領安陸太守絢還後豹子不脩堰至其秋淮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六

三

暴長堰壞奔流於海殺數萬人其聲若雷聞三百里水中怪物隨流而下或人頭魚身或龍形馬首殊類詭狀不可勝名祖暉坐獄絢在州三年大脩城隍號為嚴整普通元年除衛尉卿未拜卒輿駕即日臨哭謚曰壯絢寬和少喜懼在朝廷見人如不能言號為長厚在省每寒見有官有襁褓者輒遣遺以襦衣其好施如此子悅嗣

昌義之歷陽烏江人少有武幹為馮翊戍主梁武為雍

州因侍左右梁武亦厚遇之及起兵板為輔國將軍軍
主每戰必捷天監元年封永豐侯累遷北徐州刺史鎮
鍾離四年大舉北侵臨川王宏督衆軍向洛口義之為
前軍攻魏梁武戌克之五年冬武帝以征役久詔班師
魏中山王元英乘勢追躡攻沒馬頭等城城內糧貯魏
悉移歸北議者咸謂無復南向帝曰此必進兵非其實
也乃遣脩鍾離城敕義之為戰守備是冬英果卒衆數
萬圍鍾離衝車毀西墉

全宋文卷八十二
梁書曰鍾離城北沮淮水魏於邵陽州西岸作浮橋
跨淮通道英據東岸大眼據西岸攻城

時城中衆纔三千義之督帥隨方抗禦

梁書曰魏軍乃以車載土填塹使其衆負土隨之嚴
騎蹙後人有未及回者因以土迫之俄塹滿因與大
眼躬自督戰晝夜苦攻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
者又設飛樓及衝車撞之所值城輒頽落義之以泥
補缺衝車雖入而不能害義之善射其被攻危急處

輒往救之每彎弓所向莫不應弦倒一日戰數十合
前後殺傷萬計魏軍死者與城平六年帝遣曹景宗韋
叡率衆二十萬救馬大破魏軍義之率輕兵追至洛口
而還以功進號軍師將軍再遷都督南兗州刺史坐以
禁物出藩為有司所奏免十三年累遷左衛將軍是冬
帝遣太子右衛率康絢督衆軍作荆山堰魏將李曇定
率大衆逼荆山揚聲決堰詔假義之節救絢軍未至絢
等已破魏軍魏又遣大將軍李平攻硤石義之又率朱

衣直閣王神念救之

梁書曰時魏兵盛神念攻硤石浮橋不能克故援兵不得時進

魏克硤石義之班師為有司所奏帝以其功臣不問十五年授北徐州刺史

冊府元龜曰武帝崇佛道祭祖禰不設牲牢義之嘆曰宗廟不血食矣又武帝祖陵前一旦失石鹿義之曰蕭祚將盡手後果為侯景所滅王侯妃主以下為

景軍所掠湮流它國者數萬

義之不知書所識不過十字性寬厚為將能得人死力
及居藩任吏民安之改封營道縣侯徵為護軍將軍卒
於官帝甚痛惜之謚曰烈子寶景嗣

論曰永元之季雖時主昏狂荆雍二州尚未有曩武皇
迹緣家酷首唱孟津之師王茂等運接昌期自致勤王
之舉若非天人啓期豈得若斯之速乎其隆名顯級亦
各風雲之感會也元起勤乃胥附功惟闔土勞之不圖

禍機先陷冠軍之貶於蜀已輕梁之政刑於斯為失私
戚之端自斯而啓年之不永不亦宜乎張憲紹馮道根
康絢昌義之攀附之始其功則末及羣盜焚門張以力
戰自著鍾離邵陽之逼馮昌勞效居多浮山之後康絢
實與其事年有厥勞寵進宜矣先是鎮星守天江而堰
實與退舍而決豈人事乎其天道也

南北史合注卷五十六